

# 天辽地宁十四城

辽宁省作家协会 编

天道

地字

四游

辽宁省作家协会◎编

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辽地宁十四城 / 辽宁省作家协会编.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1  
ISBN 978-7-205-07505-7

I. ①天… II. ①辽…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9307 号

---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印 张：27

插 页：1

字 数：388 千字

出版时间：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 强

装帧设计：丁末末

责任校对：徐 跃 姚飞天

书 号：ISBN 978-7-205-07505-7

---

定 价：56.00 元

法律顾问：陈光 咨询电话：13940289230

## 目录

序言 天辽地宁十四城	邵永胜	○○二
曼陀罗的沈阳	初国卿	○○二
深蓝之城	素 素	○二八
鞍山是怎样炼成的	苏兰朵	○五六
地平线上的抚顺	王 开	○八四
三都赋	王重旭	一一八
家国之痛爱	李燕子	一四六
非常的苹果	张 翠	一七四
一座城市的精神操守	王立光	二〇六
我幸福地临摹着这座城市的灵魂	白天光	二二八
辽阳造城记	李大葆	二六〇
湿地——人类永久的旅程	宋晓杰	三〇〇
从『乡村城市』到『城市乡村』	党兴昶	三三二
龙城本纪	邸玉超	三五八
超越梦想	韩文鑫	三九四

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是关心人和陶冶人。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

城市的意义在于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

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

---

[美] 刘易斯·芒福德

# 曼陀罗的沈阳

◎初国卿

曾任《大众生活》《车时代》《垂钓》杂志总编辑，《沈阳日报》专副刊中心主任。现为《沈阳日报》编审、辽宁散文学会副会长、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有《唐诗赏论》《佛门诸神》《期刊的 CIS 策划》等；主编《三李诗鉴赏辞典》《辽海名人辞典》等。作品曾入选《中国散文最佳》《中国随笔最佳》和《散文选刊》“中国散文排行榜”。散文集《不素餐兮》获第三届“辽宁文学奖”，《春风啜茗时》获“辽宁新世纪十年散文丰收奖”特等奖。

我曾无数次地坐车走过沈阳一环、二环、三环，在四环、五环没有建成的时候，还特意跑过基本成形的 400 余公里的六环。然而我无论如何环跑，都是在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沈阳的老城，在抚近门与怀远门之间，在四塔四寺之间，以中心庙为圆心，以故宫为圆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无论沈阳大城区如何规划发展，环形的还是放射状的，即使今天以沈阳为中心，辽宁中部八城市所组成的沈阳经济区，也依然是围绕这个圆点而布局的——这就是曼陀罗的沈阳。



本文作者

说“曼陀罗的沈阳”，话题自然是清初沈阳的城建结构而来的。因为多少年来关于沈阳城的布局，沈阳城的外圆内方，沈阳城的相互对称，沈阳城的八门八路，沈阳城的四塔四寺，总是给人诸多神秘和诸多

说法，最终人们发现，原来沈阳城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最完美的曼陀罗构图。“曼陀罗的沈阳”遂成为沈阳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符号，不仅如此，在清以后的沈阳城市建设中和城市性格形成中，以至于未来的城市区域和城市文化、城市经济的发展中，都与这种“曼陀罗”格局有关。“曼陀罗”遂成为确立沈阳、壮大沈阳和制约沈阳的重要因素。

“曼陀罗”一词在我们所阅读的文本语言中关涉到两种事物：一种是植物，一种是建筑物，都是梵文 *mandala* 的音译（又译作“曼荼罗”），因为不管是植物还是建筑物，都来源于古印度。

作为植物的“曼陀罗”，它是一种花，意译为“圆华”、“白团华”、“悦意华”等。在中国各地都有生长，其名为“醉心花”、“枫茄花”、“万桃花”、“洋金花”、“山茄子”等，多野生在村边、道旁、河岸、山脚等地。花开为五瓣喇叭状，白色为主，时见紫、粉、红、黑等颜色。果为卵圆形，直立，表面多硬刺。全株有剧毒，其叶、花、籽均可入药，味辛性温，能镇痛麻醉、止咳平喘。作为麻药的重要成分，古来即有学者研究称，三国时神医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和小说《水浒传》中的“蒙汗药”就主要是由“曼陀罗”花制成的。

“曼陀罗”是佛教中的圣洁之花。据《法华经》记载，佛界有“四名花”：“天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当佛说法时，“曼陀罗”花自天而降，花落如雨，是谓“佛天花雨”。在古印度，“曼陀罗”花既是情欲之门的门环，又是构造盛景的基地，它摊开的形状，不仅成为佛教绘画和造像的艺术形式，而且还成了佛界宏大的“曼陀罗”图形道场。根据三千多年前印度古代文献《吠陀》中的表述，这个包含了方与圆对称形式的“曼陀罗”，实际上就是古代印度人为了描述或代表其宗教的宇宙模型，或显现其宗教所见的宇宙真实，所做的“万象森列，圆融有序的布置”。在他们看来，以“曼陀罗”的形式来供养整个宇宙，是所有方法中最快速、最简单、最圆满的。在依据这个图形所建设的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道场里，佛教众生往往甘心以昏迷而抵押理智的方式，把自己负载于一片“曼陀罗”花叶之上，最终成为感觉的俘虏，抵达神谕的玄机。这就如同中国书法隶书中的波磔最终化为大屋顶建筑上的飞檐一样，“曼陀罗”花形图案最终也化作佛教建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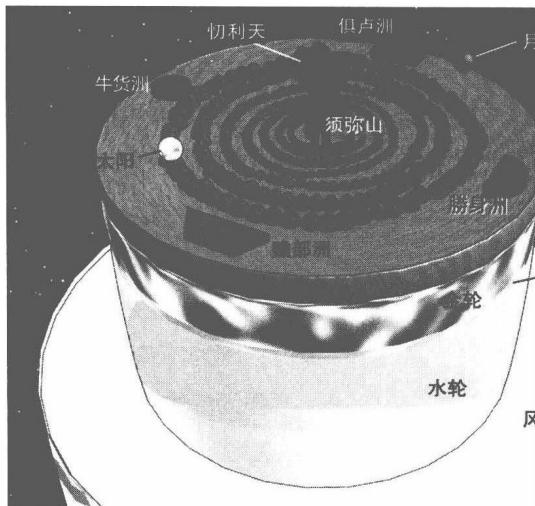
的坛城，从而为后世的建筑艺术留下了一个最具诗意图和想象空间的宏伟布局。

建筑意义上的“曼陀罗”又称“坛城”、“坛场”等，有“中轮”、“轮圆具足”、“聚集”之意，是古印度佛教密宗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修持能量的中心。这个中心的建筑构成，最主要的元素有三个，即中心、对称与围合。以中心为主导向外辐射，以对称为主轴扩展至周边围合，以围合为约束向中心凝聚，由此构成一种带有宇宙映像的有始有终，又难寻始终，内聚外屏的神圣场所。

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密宗的“曼陀罗”构图和建筑与佛教的中心说——须弥山是极其相合的。据佛典《一切经音义》和《长阿含经》的记载，须弥山（梵语 Sumeru）又称宝山、妙高山、妙光山，是古印度神话中位于世界中心的山，屹立于一小世界的中央（在佛界，一千个一世界称为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为一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合小千、中千、大千总称为三千大千世界），后为佛教所采用，成为佛界众神所聚集和向往的中心。传说须弥山周围有咸海环绕，海上有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须弥山由金、银、琉璃和类似水晶的玻璃四宝构成，高 84000 由旬（1 由旬约 13 公里，8400 由旬即 110 万公里），山顶为帝释天，四面山腰是四天王天。围绕须弥山四周的是四大部洲，分别是北俱芦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瞻部洲。

从自然界的一朵小花，到密宗的坛场，再到佛界传说中的须弥山，“曼陀罗”完成了在神祇世界从微观到宏观的布局。然而神祇世界的一切理念和法则总要在现实的人世间投影或是实践，于是人世间就有了“曼陀罗”建筑和“曼陀罗”城市格局。

随着佛教的东传，最早在藏传佛教里多数建筑都是按照“曼陀罗”的仪轨建造的，其中主要有寺院“曼陀罗”和佛塔“曼陀罗”。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曼陀罗”式建筑为始建于公元 762 年吐蕃王朝第五



三维图片绘就的须弥山

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于山南扎囊县建的桑耶寺。这是一座立体的“曼陀罗”：宏伟的乌策大殿代表世界中心须弥山；太阳、月亮两殿象征宇宙中的日、月两轮；乌策大殿四角的四座佛塔代表四大天王；大殿周围均匀分布有四大殿、八小殿，表示四咸海中的四大部洲和八小洲；环绕寺庙的圆形围墙象征世界外围的铁围山。而在城市建设中采用“曼陀罗”格局的，在今天的拉萨八廓街中仍然能依稀感受到。以大昭寺为中心，四面由八廓东街、八廓西街、八廓南街和八廓北街组成多边形街道环，一圈圈向四面八方铺展开去，让人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曼陀罗”。

而一座城市以“曼陀罗”构图并最终形成格局，世间里只有沈阳城。

## 二

沈阳是清入关前的都城，它是在明沈阳中卫的基础上改造、增拓而成。改造规划不仅继承了中原传统的都城规划理念，而且还保留了满族固有的建城传统，其中最重要的是吸收了藏传佛教的“曼陀罗”构图理念，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史上唯一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曼陀罗”城的范例，从而创造了人类城建史上一个不朽的杰作。

公元前 229 年秦开建侯城，是为沈阳城之始。但在此后的 1600 年间里，沈阳大多数时间是在次生国家交替的兵燹战火中度过的，只有到了明初，才有了砖城，有了一定的城市规模。不仅如此，明代还为沈阳留下了其他许多重要建筑。如现在还保留着的中心庙，不仅是沈阳的一处古老建筑，而且还是中国城市建筑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这一现象为清初沈阳城的“曼陀罗”格局埋下了一个伏笔。

沈阳城的建筑高峰开始于明末清初，它不仅再现了高超的中国传统建筑营造艺术和技术水平，而且还形成了沈阳地产青砖素面清水墙的建筑文化，并以其优良的传统和鲜明的个性为近代建筑艺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三月初四（1625 年 4 月 10 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从此，沈阳取代辽阳而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这一天对于沈阳来说，可谓划时代的一天。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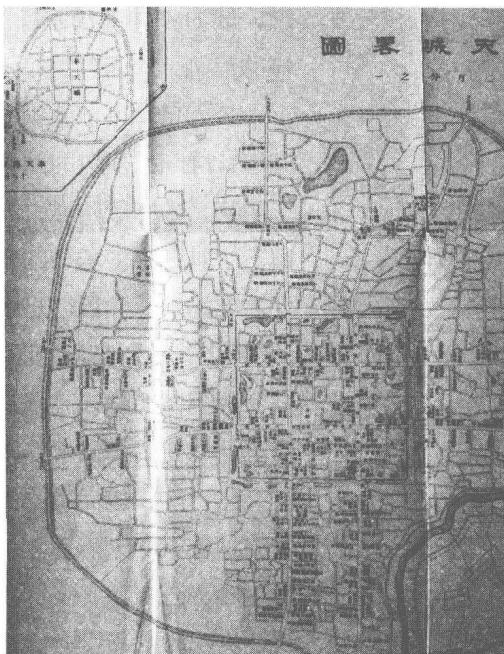
这一天开始，沈阳古城史上迎来了最为辉煌的一页，古城的建筑史上也开始了它的巅峰时刻。

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一，35岁的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即位后，皇太极即开始按照都城的规制，重新规划和扩建沈阳城。截止到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大规模改扩建沈阳城的计划基本完成。其拓展工程先是把明城墙增高加厚，又把城里的十字街路改为井字大街。据《盛京通志·京城》记载：“其制内外砖石，高三丈五尺，厚一丈八尺，女墙七尺五寸，周围九里三百三十二步，四面垛口六百五十一，明楼八座，角楼四座，改旧门为八：东向者，左曰内治（小东门）、右曰抚近（大东门）；南向者，左曰德盛（大南门）、右曰天佑（小南门）；西向者，左曰怀远（大西门）、右曰外攘（小西门）；北向者，左曰地载（小北门）、右曰福胜（大北门）。地阔十四丈五尺，周围十里二百四步。”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正式命名沈阳为满语“谋克敦”，汉译兴盛京都，从此沈阳城称为“盛京”。

在内城修完的同时，又加修了外城。中国古代的都城一般都有三道城墙，即宫城、皇城、罗城三重。罗城即外城，古时又称“关城”或“郭城”，即所谓“筑城以卫君，筑郭以卫民”。盛京外城至康熙十九年（1680）全部竣工。在内城与外城中间建有规整宽阔的马路，东西南北，各自对称平行。东有东顺城街，西有西顺城街；南有南顺城路，北有北顺城路。外城为圆形，周长三十二里四十八步。圆形的外城按照内城，也开了相应的八门：东向之南曰大东边门，北曰小东边门；南向之东曰大南边门，西曰小南边门；西向之南曰大西边门，北曰小西边门；北向之东曰大北边门，西曰小北边门。外城八门与内城八门两两相对，所以沈阳城又有“八门八关”之说。由于内



20世纪30年代沈阳外圆内方的城市图



外城的八门是错落地相对，所内城门与外城门之间的道路不是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而是斜的；又因为内城小而外城大，这样从内城到外城的道路不仅是斜的，而且还是放射状的，整个城俯看下去就宛如一平置的车轮辐条状。内城与外城之间的地带称之为“关厢”，这样“关厢斜路”就成了沈阳老城基本的交通格局。

清崇德八年（1643），又开工建“四塔四寺”，顺治二年（1645）竣工。“四塔四寺”中的塔建在盛京皇宫东西南北四个等距离的正方向，相距都是五里。据“四寺四体文碑”碑文所记：“盛京四面各建庄严宝寺，每寺中大佛一尊、左右佛二尊、菩萨八尊、天王四位、浮图一座，东为慧灯朗照，名曰水光寺；南为普安众庶，名曰广慈寺；西为虔祝胜寿，名曰延寿寺；北为流通正法，名曰法轮寺。”

至此，沈阳古城的格局基本定型，城池的面貌也大为改观。中心为宫城，宫城之外为方形的皇城，皇城之外为圆形的罗城，皇城与罗城的八门八关间以放射状街道相连，罗城外又有对称四塔相护持。这种形制作为中国都城规划的最后范例和完美布局，在中国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塞外皇都，盛京形胜，沈阳从此进入“一朝发祥地，两朝帝王都”的辉煌时代。

### 三

当年盛京城的规划与形制无疑是十分新颖的，所以就引起了后人的关注与猜测：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设计呢？猜测之后甚至就是附会，最终附会归结到了道教阴阳学说上。其中最典型的观点就是晚清缪润绂在《陪京杂述》里的记载：“按沈阳建造之初，具有深意，说之者谓，城内中心庙为太极，钟、鼓楼象两仪，四塔象四象，八门象八卦，廓圆象天，方城象地。角楼、敌楼各三层共三十六象天罡，内池七十二象地煞，角楼、敌楼共十二象四季，城门瓮城各三象二十四气。”这些归纳未免过于牵强，不说对错与否，就是所述之数字都是在强行附会。沈阳城的这种特殊形制，不可否认具有宗教意识的影响，其中方圆之形也寓有道教的成分，但深入考究，沈阳城的形制除了遵循《周礼·考工记》

王城规划原则和满族自身的建城理念以外，最主要是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其具体表现就是“曼陀罗”构思。

在“曼陀罗”构思下的沈阳城格局分为宫城、皇城、罗城三道城垣，内有两方，外有一圆。皇城内的井字街道如同轮毂，从皇城至罗城圆廊间呈放射状的八条路恰为轮辐，环形的罗城圆廊形成轮辋。从而构成了典型的“曼陀罗”图案轮廓。皇宫紧挨中心庙，恰似佛界之须弥山。在确定这座城市的中心时，皇太极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城市中心都要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它既是城市的中心地标，同时也是城市风光学的需要。按中国古代风光学理，城市里对面两城门是不能相见的，中间必须要有建筑物屏蔽。如唐时会建一座尊胜陀罗尼经幢，元代会建中心阁，明清时会建鼓楼，而唯有明代的沈阳城却建了一座中心庙。关于沈阳中心庙的诸多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研究清楚，许多谜仍有待后人开解。比如皇宫北宫墙正与这座中心庙重合，按皇家宫殿形制，无疑是要将中心庙拆除的。但当年清皇太极改造沈阳城，建皇宫时，特为中心庙留出位置。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故宫北宫墙到此拐了一个弯，形成一个凹形，让出了半亩地给中心庙。这种“皇宫让庙”的现象很让人感慨，可以说世间绝无仅有。皇太极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只能从它尊从佛教的“中心说”来解释，他不忍将已经承继下来，或者说苍天赐给他的历史中心再破坏掉，他尊崇这个中心，实在也是在尊崇他自己。有了中心庙作依托的皇宫，从此更为稳固，更为尊崇。皇宫之外，是环绕而建的八旗王府，恰如须弥山腰之四大天王；两道护城河，又似咸海；河外等距离对称而建的“四塔四寺”，则如同四大部洲。所以，后来展开的盛京平面图，不管怎样绘制，都是一幅完美绝伦的“曼陀罗”。中国乃至世界，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的建筑格局。

为什么清初要将盛京城建设成曼陀罗形呢？这主要与皇太极时代及清初的政治需要与宗教制度有关。

公元八世纪，天竺僧人莲花生等把密宗传入西藏，并与西藏地区的本教融合，形成了喇嘛教。明代，藏传佛教喇嘛教又传入蒙古地区并成为蒙古族普遍崇拜的宗教。由此，喇嘛教沿着青藏高原、中亚、蒙古高



原、辽海（辽西—东北亚）一线一直传到朝鲜半岛。皇太极为了强大自己，进入中原，统一中国，采取的一条重要政治策略就是争取和笼络蒙古上层统治者。对蒙古，除了结盟、联姻、赏赐、封爵等手段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其俗而治其众”，通过宗教来密切与蒙古族的联盟。在了解蒙藏等民族对喇嘛教的特殊感情后，于是他一改过去轻视甚至禁止喇嘛教的态度和政策，开始推崇喇嘛教。据《清史稿·太宗纪》记载，后金天聪八年（1634），“墨勒根喇嘛以嘛哈噶喇金佛来贡，遣使迎至盛京”。《沈阳县志》记道：“初，崇德二年（1637），征察哈尔，林丹汗达赖实执囊鞬以从师，有喇嘛默尔根随载至盛京，敕建实胜寺，居之。”这些记载都说明，清入关前通过对蒙古地区的用兵，将蒙古名僧、喇嘛迁至沈阳，从事布教活动与建寺工作。

当时，明、清之间的斗争正处于关键时期，喇嘛们把盛京城规划设计成藏传佛教“曼陀罗”的形式，正是想以宗教的力量捍卫盛京，保佑刚刚建立的大清王朝战胜明朝，一统天下。清初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一就说过：“法轮寺在盛京地载门外之北，永光寺在抚近门外之东，广慈寺在德盛门外之南，延寿寺在外攘门外之西，各占一隅，皆建白塔

民国时期沈阳  
城内全景



一，闻当时有喇嘛善勘舆者云：四塔全，当一统，后果如其言。”这样，喇嘛教不仅为满族所吸收，而且还使清朝的信佛之风日甚，并最终成为国教正宗。

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喇嘛教思想影响的皇太极，对“曼陀罗”的规划理念肯定是积极接受的。

#### 四

当初到沈阳的蒙藏高僧不仅对喇嘛教经典和教义有很高的修养，而且对塔寺的修建和佛像壁画制作技术也十分精通，他们参与沈阳城的建设布局，还设计修建了实胜寺和“四塔四寺”。

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西藏五世达赖喇嘛等与皇太极关系密切，通信不断。在五世达赖喇嘛写给皇太极的信件中，就直接称盛京为“莲花之城”，称皇太极为“曼珠师利大皇帝”。《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太宗时崇德七年，达赖、班禅谓东土有圣人出，特贡方物，表称曼殊师利大皇帝。翌年遣使存问，称之为金刚力士。”《满洲源流考》对此有解说：“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摩尼师毘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珠师利为毘卢遮那本师。殊、珠同音，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西藏喇嘛教如此称呼皇太极，其实已然将他视为盛京城里的本尊了，而他所居的盛京城自然也就是“曼陀罗”城了。

到了这个时候，不管是宗教精神，还是建筑形制，盛京这座绝盛皇都以其“曼陀罗”的象征意义，已然在精神上完成了对华夏大地的统一，成为中国“形而上”的统治中心。

“曼陀罗”的沈阳无疑是成功的。在当年，就曾吸引许多人的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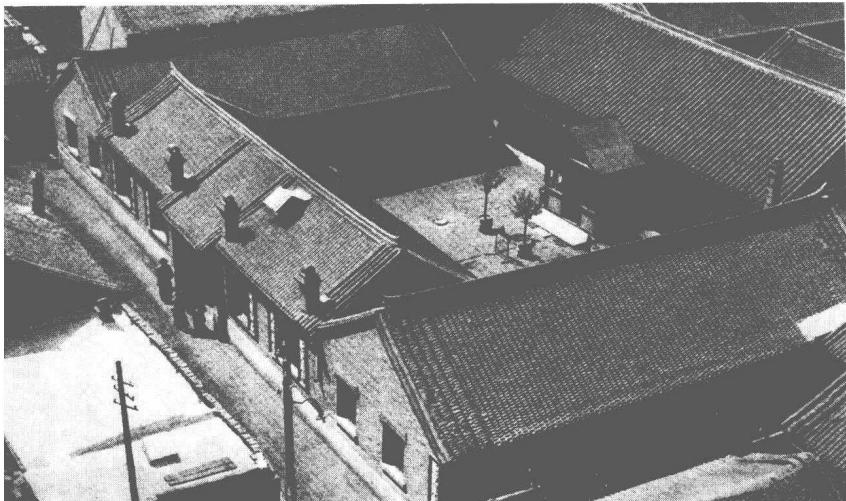


民国时期的  
沈阳太原街

光，并诉诸文字。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大才子纳兰性德随侍康熙皇帝巡行奉天，为沈阳的帝都之势所感染，写下一首《盛京》诗。其中说：“拔地蛟龙宅，当关虎豹城。山连长白秀，江入混同清。”高度赞美盛京城的雄伟壮观。1743年，最喜舞文弄墨和最具浪漫色彩的乾隆皇帝第一次东巡盛京，并写下著名的《盛京赋》。他在这篇赋里赞颂沈阳城说：“规天距地，向明授时。增八门之秩荡，胁九逵之逦迤。翼翼俾倪，岩岩堞雉。起圜丘于郊南，单壝垣之洁祕。”称外圆内方的沈阳城是“规天距地，向明授时”，可谓当行。同时的盛京诗人缪公恩《城楼远望》诗则对沈阳城的格局作了更为具体的描述：“无边景象望中来，城上高楼近帝台。四塔佛光魔日月，二陵佳气接蓬莱。山川盘郁风雷壮，阡陌纵横锦绣开。万祀龙兴重根本，天经地纬缅鸿裁。”从纳兰诗人和乾隆皇帝的赞颂中，从缪氏这幅盛京鸟瞰图上，虽然还看不到以“曼陀罗”三字来描绘沈阳城，但字里行间却都透着“曼陀罗”的独特格局与形制。

当历史进入20世纪中期的时候，随着北京古城墙的轰然倒掉，沈阳皇城与罗城的城墙也在荒唐的政治狂热中消失。“曼陀罗”的沈阳失去了“曼陀罗”最具象征意义的“外圆内方”。所幸宫城还在，中心庙还在，“四塔四寺”还在，今天沈阳人还能看到复原的当年皇城的城门和角楼。虽然八旗王府风消云散，八门也只剩下了地名存在，但透过怀

民国时期沈  
小南门的翰  
林府



远门和抚近门的沧桑  
楼影，“曼陀罗”的  
沈阳还有着依稀的架  
构，或是伴着古旧的  
历史记忆存入泛黄的  
历史档案中，或是星  
星点点般散落在城市  
文化人的考据文字里。  
从20世纪80年代开  
始，经过近三十年的新  
一轮城市大改造和

大扩容，沈阳城越发地高楼林立，街道宽阔；越发地东北西南，对称开发；越发地以故宫为中心，圆周形，涟漪式向外扩展。这一切，说明自皇太极之后，历经 380 多年，沈阳城的发展格局还依然沿袭着“曼陀罗”式。不仅城市格局，包括城市性格、城市文化和城市局限性都呈现着“曼陀罗”式的特点。这就是既聚合中心，又无限外延；既圆融有序，又纵横交错；既创意宏阔，又管理粗放。

这就是“曼陀罗”的沈阳。“曼陀罗”式的宿命让这个城市很中心，很阔大，很有序，但又很放射，很交错，很粗放。不管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老沈阳，还是外来的旅游者都感到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地方，又是一个最没特点的城市；这里所有的事物都有始有终，但又难寻始终；它所有的一切都裸露在外一览无余，但又背景深厚，神秘莫测。一切的一切，都像极了“曼陀罗”。

## 五

“曼陀罗”的本质是中心说。沈阳城在多个历史交汇处，在有意无意间都扮演着中心角色，不管是现实的还是憧憬的，它总愿做最大的，最前卫的，最令人瞩目的。

沈阳的中心意识或说中心角色其实也不是夜郎自大的盲目，而是由悠久的历史沿革、天然的地理优势和独特的人文积淀所形成的。

纵观沈阳的历史，从 7000 年前新乐初民的制陶渔猎，祭舞雕鹏到 2300 年前秦开拓土立邑，始建侯城；从汉魏玄菟，三迁于此到隋唐复土，王师东定；从辽金继起，沈州中兴到汗王建都，一朝发祥；从盛京立国，留都繁华到奉系霸业，汉卿易帜，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沈阳人以智慧、豪迈、旷达和勤劳创造了 5000 年的文明和近 400 年的繁华，成为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2300 年的沈阳建城史，经历了大约九个阶段，同时也留下了九个充满个性，统领一方，有着中心意味的名称：侯城、玄菟、沈州、沈阳路、沈阳卫、盛京、奉天、承德、沈阳。

在地理位置上，有着 7000 年人类居住史和 2300 年城建史的沈阳，

占据着东北大平原最为有利的位置和优越的环境，诚如清代诗人戴亨《边城秋感》所说：“江走乌龙穿紫塞，山开长白障留都。”又如《大清一统志》所描述：“盛京形势崇高，水土深厚。长白峙其东，医闾拱其西，沦溟鸭绿绕其前，混同黑水萦其后。山川环卫，原隰沃饶。洵所谓天地之奥区也。天作地藏，自开辟以来，以待圣人。”又如《盛京通志》而言：“盛京沧海朝宗，白山拱峙。浑河绕其西南，混同环其西北。缔造鸿规，实基于此。”真可谓“天眷盛京”，钟灵毓秀，它不仅孕育了辽河流域的早期文化，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在人文积淀上，从7000年前的木雕鸟艺术开始，到夏商时期高台山、郑家洼子骑马持剑的青铜文化；从辽金时期的佛教文化，到明代的长城文化；从清代的陪都文化、流人文化到民国“二张”时代的全面振兴与文化聚合，沈阳积淀了厚重而独特的人文历史。“三千化宇风云会，十二重楼烟雨中。”辽海诗人金朝觐《留都》诗中的这两句正好道出了留都沈阳的文化氤氲之气象。在这片土地上，不仅留下了金碧辉煌的皇宫皇陵，还留下了文化上的高端建筑文溯阁与翰林府，留下了东北大学和奉系馆舍，留下了四平街和沈阳站。不仅养育了“世居沈阳”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先，而且还从这里成名和走出了陶圣唐英、名翰林缪润绂、国学大师金毓黻、文字学家于省吾、东北考古奠基人李文信、人民鉴赏家杨仁恺；这里不仅接纳了作为流人的“中原名士”和

沈阳惠工广场。早年沈阳类似这种曼陀罗式的“转盘街”到处都是

“南国佳人”如函可、左懋泰、李裯、陈之遴、徐灿、李呈祥、孙旸、丁澎、戴梓、陈梦雷、陈掖臣、杨瑄等，诞生了东北第一个文人组织“冰天诗社”，而且在民国时一座东北大学就吸引了几乎半数以上的中国大师级学者蜂拥沈阳，如章士钊、柳诒征、吴宓、刘永济、刘仙洲、黄侃、梁思成、林徽因、高亨、周传儒、陈植、童隽、陆宗达、姜亮

